

藏

書

藏書儒臣傳總目

一德行儒臣

共二門

二文學儒臣

共五門

德行二門

○德業儒門一 ○行業儒門二

文學五門

○詞學儒門一 ○史學儒門二

○經學儒門三 ○數學儒門四

○藝學儒門五

德業儒臣門卷二十四

○荀卿

○孟軻○

附樂克論

揚雄

馬融

鄭玄

王通

胡瑗

○穆修

○李之才

○邵雍

○周敦頤

○程顥

○楊時

譙良佐

羅從彥

李侗

○張九成

○陸九淵

○楊簡

吳澄

黃澤

德業儒臣論

李生曰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甘於溷濁鹹苦終身不見甘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衆矣彼謂軻之歿不得其傳者真大謬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爲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於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幾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

則人皆渴歎久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歷代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闢而後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標幟而不知其詭誣亦太甚矣。今夫造爲謗言，誣陷一家者，其罪誅。今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非特其民無道，其臣無道，其君亦且無道。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於不道之誅，誣罔若此，有聖王出，反坐之刑當如何也。而可輕易若此矣乎。晚年多暇，意欲一洗千古之

諉而力不能致全書。又老來好書，目力既竭，計有行游四方，就正有道，日聞所不聞，庶幾快之，而筋力衰矣。出門復難，就正未易，噫！耳目無功，聞見自狹，予雖欲尚論古人，以知其世，何可得也。姑卽平生所知者，錄而別之，目爲有德之儒。雖師文淵源莫詳次第，而僅存什一，要當知道無絕續人具隻眼云耳。

行業儒臣論

前

或問於予曰德行有二乎。李生曰何可二也。夫聖人
在上教出於一。成德爲行。二之則不是矣。然則子之
分德行爲二也。何居。曰去聖旣遠。學務徇名。非名弗
學。非學無名。以名爲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
二。又可得耶。且夫足乎已。無待於外之爲德。韓子固
文學之儒也。而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德
也。所謂由仁義行者也。是集義也。今無得於心。而且
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所謂行

仁義者也是義。譽也。由此觀之。在子夏已不免爲小人之儒矣。況他。乎。彼親受業於聖門而爲高足之徒者。猶尚如是。況千百世之後乎。在聖人已知其徒之學爲儒學。爲德行者。必至於是也。故合而言之。蓋恐其爲小人而不爲君子也。蓋合之則爲君子。分之則爲小人。其在今日。則夫教人之爲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於小人之歸矣。況學者乎。是故分之。使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乎不容以自誣也。蓋分之則爲君子。合之則爲小。則亦不得已焉耳矣。嗟嗟此何

事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於此。而
輕乎予，是以不避忌諱，切骨而誦之。要使人務實學，
忘功名，心得墮體黜，聰心齋坐，忘利庶乎不愧。君子之
論，所以列於德行之科矣。否則論名譽而悞後儒，是
三門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四

前有目錄

○德業儒臣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行之術，迂大而
閑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
歿。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歿，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李斯嘗爲弟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

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

滑稽胡說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

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

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

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

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

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鎰金

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

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質市而戰之幾矣。魏氏
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置戈其上。冠冑帶劔。羸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
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
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
兵也。秦人其生民。泣。陘。隘。其使民也。酷。烈。懷之。以慶
賞。齮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
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氣爲衆強。長久
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有安制暴節之理也。故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

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胡說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

功利是漸之也禮義衰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

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

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

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

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

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

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新而
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
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
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
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
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
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
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歿鼓

御歿。轡百吏歿。職士大夫歿。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用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叛，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僖刃者歿。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畱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鬻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

害也。非爭奪也。李生曰：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中間亦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以俗之所以排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軻 ○附樂克論

李生曰：孟氏之學識其大者，真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已見，而欲以死語。

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始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持刊定窺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夾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於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

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謂舉作用而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夢寐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况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鯀。堯故如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用之且至于九載。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乃已其舉。禹舉稷。舉皋陶。伯益。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極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於堯。不過

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霸之辨，則舛謬不通甚矣。夫稱天下之所歸，往曰王。前此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連帥，修其職業，佐王者以定諸侯，寧一天下，於是始稱方伯之任。故謂之伯，言其能任伯兄之事，率諸兄弟以宗周，無敢相攻伐也。此其借之之力，固所以修方伯之職，非分外舉也。何以得罪於三王乎？吾以爲正有功於三王者矣。故爲三王，易爲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袵矣。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誰
功取而以謂無道桓文之事可歟蓋孟氏徒知夫子
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也其小
仲之器者亦大槩爲門弟子云耳當時如子貢不免
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
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於世哉非以夫子之
事功爲能有加於仲也

李生曰孟子以樂克爲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踐
迹矣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

所以終不成者。謂其效。疊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爲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踐之。此如嬰兒然。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母懷抱提携。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况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爲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夫大人之學。止於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無善。則無迹。尚如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可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今之所謂師弟子。皆

相循而欲踐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脗合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脚跡作轅下之駒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也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吾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清而直上故得之則爲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得之則爲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槩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健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故夫子思之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

也。善人者，狂士之徽稱也。有恒者，狷者之別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於學，則謂之君子。由有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人之實，乃以廉潔退讓篤行謹默之士，當之。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爲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者，焉求之於古，必如伯

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可名
爲狷者若柳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放勳狂而
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也湯
與武也以至太公周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
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歿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
無彼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
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
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
措刑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

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肆於菊，東方朔肆於朝，阮嗣宗肆於目，劉伯倫王無功之徒肆於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於口，皆狂之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卽次之謂，不可以軒輊也。惟天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吾且略陳其一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

獨。蘭。相。如。以。勇。狷。貫。高。以。氣。狷。魯。連。之。倫。以。然。得。
天。下。後。世。但。指。以。爲。一。偏。一。曲。之。工。未。有。知。其。修。者。
下。至。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矣。惟。牛。醫。兒。一。脉。頗。
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魯。國。顏。子。自。謂。既。明。且。
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回。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
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
下。之。不。能。興。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歎。
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
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

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也。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於道，而狷者幾聖矣。雖心源瑩徹，未知何如。予獨怪其論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後，一眼覷破，如日鏡之於形影也。如灰者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語，復欷歔泣涕，感慨抵掌搯腕而不能已也。蘇氏兄弟，一爲狂，一爲狷。坡公論議節槩，頗與謫仙相似。第有耿耿忠愛之意，不至坎壈以歿，亦其宜耳。當其若相知之矣。但

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謂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稱正平之狂與。左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無真是非。世無司馬則誰爲繼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知狂狷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楊雄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願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

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歿。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濫身哉。乃作詩。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嶠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楚辭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甘泉本因秦離

官既泰奢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允迎風宮故遂推而
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
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
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
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郤處妃以
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
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奏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
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
之虛耿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

而結罔。還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馭漢中。張羅罔。且罾。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隄。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闕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

畫而定之。客有難玄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班固贊曰。此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

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

此間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
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
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
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
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
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
歿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

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馬融

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不應。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

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饑困乃悔而歎曰古人有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芻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也故往應騰召拜爲校書郎中請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騰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前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

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嬰白。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舊得罪。大將軍梁冀。冀因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效。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

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
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
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
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
八十八卒於家族孫曰殫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
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
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
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
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

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觀亦更相笑也。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

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脇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秋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

遂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徒履造其門。又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輝。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

州還高密道遇黃巾倉卒羅拜因相約不入玄境袁
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玄身長八
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
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
玄依方辨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
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
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固賜之徒
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
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

以病自乞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
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
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
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
受業者纒經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
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
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後出

爲昌樂令、秩滿、還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歎、蓋憂生人勞於聚歛、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虞、

矣。通知謀不用，乃歸。大業元年，徵不至，通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大原溫太雅、潁川陳叔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焉。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共議謚謂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李生曰：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然學未

離門戶教不出垣墻而書房魏不能興禮樂舛矣當
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爲不遇也而曰有君無
臣曰必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
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爲後
世之必當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
而在猶不能致治平也況其徒乎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祐初
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

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
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碎州推官以
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
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
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
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逸與
近臣太常官議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樂成
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
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

祐初擢太子中九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李先生曰不安排正安排也胡安定尚未夢見安定在况徐積乎

○穆修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師陳搏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有書其詩于禁中者真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修上

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穎文學叅軍當時呼曰穆叅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于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修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

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修修性卞嚴寡合雖之亦頻
在訶怒之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衛州獲
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築室於蘇門山百
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
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
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
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
後授易而終焉之才器大久不調或惜之石延年曰
時不足以容君盍去之遂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叅軍

范雍守孟未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相送者皆出境頃謫安陸之才沿檄見雍於洛陽前日相送之人無一在者雍始恨知之之晚云澤州判官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啓之歐陽修使河東薦羲叟及修唐史令羲叟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

○邵雍 伯溫附

邵雍字堯夫雍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善之始居衛師事李之才後

居洛幾三十年，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遊，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雍謙曰：「若進豈能禁見平生吏責，旣閑安，更用名爲弼，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洙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赴。熙寧二年，呂誨、吳充、祖無澤薦雍，除潁州團練推

官辭不許既受命卽引疾。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爲
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
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
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通。曰自此可時相招矣。
雍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
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
獨步下堂。雍戲曰。忘却拄杖矣。弼以雍年高勸學。修
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
雍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程頤曰。先生至此。

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無可主張者。至七月四日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顥誌其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悲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于朝。歐陽修之子棐時在太常。謂人曰。棐昔入洛。先公正叅大政。臨行

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之。斐至洛見先生。先生特爲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後二十年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讖良佐云。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將做小兒樣看。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

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恁恁地聰明。雍疾革，顧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湏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頤又往視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

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將
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
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鳩鴿來
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
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
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
而去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雍與商州趙守
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雍與惇會惇縱橫

議論初不知雍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雍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雍傳數學雍謂須十年不仕乃可伯溫云邢和叔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
有許。多。言。語。故。和。叔。畱。別。詩。有。云。圯。下。每。慙。呼。孺。子。
床前時得拜龐公先君亦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
殊非黃石公謙顯道一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

賈曰徒長姦雄

邵伯溫字子文初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
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
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
君不宐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溫
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也康不聽
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
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紹
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曰與伯溫論及康節之

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溫以此誡之徽宗卽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謫解元祐黨獄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雍常與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奸投之歿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每欲薄確之罪時旣不能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

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疾惡太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可奈何。趙鼎少從伯溫游，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語蓋伯溫出處云。

○周敦頤 恩蔭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瑀攝

通守事因與爲友而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移柳
州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時爲使者人或讒敦頤抃
信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
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以疾求之
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廬山之麓有溪之焉於
蓮花峰潔清紺寒下合湓江敦頤樂之因取營道所
居濂溪爲之號而築書堂其上熙寧六年卒年五十
七二子曰壽曰燾敦頤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
何事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遇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或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見。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程頤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頤少年好獵，旣見敦頤，自謂無此好矣。敦頤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先生非虛言也。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

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
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蒲宗孟墓碣曰
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
歎曰世有斯人歟以妹歸之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搏
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
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先
廷公揆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
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
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至此黃廷堅作濂溪詞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張栻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李生曰果何見耶吾不知矣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卽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四十年彼

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有爲盜萬一有之。將救。安能殺人。其人不感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再調江寧府。上二縣主簿。顥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時譏景

溫尹金陵說春秋顛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顛

胡說

曰二君皆通易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

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顛名召對之

日從容咨訪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

日召對甚久日官報午正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

上未食邪時王安石日益進用親幸一日顛被旨赴

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顛顛徐曰天下事

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又一日因論事不合

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後來
安石逐不附已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
信人也顥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
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
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
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
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
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

其罪可也。既改差，簽善鎮寧軍節度判官河清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朝廷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太寒，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歿自歸耳，弗納必爲亂。」卽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埽決，顥時方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師劉渙急告顥，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顥，顥命善泅者銜細繩先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引大

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口則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皆以爲至誠所致云神宗念顥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安在真佳士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文彥博采衆議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顥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入人也。因其高明，顯二子端懿。端本陳瓘作賁沈文云：葉公當世賢者，曾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媿不可言。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揚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良佐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

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諸弟子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弟子請問先生曰且靜坐。良佐自負該博初見先生每舉史書以對。先生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先生云只此便是慙隱之心。及見先生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良佐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良佐曰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

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後告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大學良佐對曰蔡人歎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廷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嘗言人須知命予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神宗但見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宗嗣位乃知

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也。又言舊多恐怖，每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所著有論語說及文集語錄行於世。朱熹云：先生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闕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又曰：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

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卓吾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楊時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歛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歿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頤偶瞑坐時與游酢

侍立不去。願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久之，歷知瀏、楊、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多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爲著作郎。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動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

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輦視之則無復可爲也
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
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
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又言
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
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
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
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
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今者陽城

仍用闖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也金兵初退議者欲
割三鎮以講和時又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
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
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廷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
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
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
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
極誓墨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
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

面雲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
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
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宜以
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及李綱罷太
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
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欽宗乃以時兼國子祭酒高
宗卽位除時工部侍郎時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
宮已而致仕卒年八十三朱熹曰龜山天資高朴實
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

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李生曰：此豈所以稱時乎？大才卓識，有用之道學也。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

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劔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從彥

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
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遊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
聞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
屏居山田結茅木竹之間謙絕世故餘四十年講誦
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
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
乎是也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
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
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

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建安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嘗與沙縣鄧廸語及侗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

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松子熹從侗遊晚年聞
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侗因往見之至帥治
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楊時高弟也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
就試九成罷卷斂衽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
上語不足多公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歎
曰真奇童子也十四遊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爍
金不越戶限此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寘大

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射策集英殿至
晡未畢貂當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
對擢寘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
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楊時亦曰廷對自更科以來
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劒
以屬客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繁矣授鎮
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既歸箠笈雲集九成遜
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
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管卽

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耳。目
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
之，以無愧所學可矣。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
遷著作郎。久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
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
是一箇誠。九成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
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九成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
方經營答語。九成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
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九成曰：陛下不須

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
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芽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
豈非王道乎又問籲俊尊上帝語九成曰陛下之心
卽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
也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
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
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
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
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

附趙鼎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山僧宗杲爲莫逆交檜旣惡九成乃令言者論九成與宗杲謗訕朝政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旣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肖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旣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廷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

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檜歿起知溫州。丐祠歸。數月而卒。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程頤近世大儒。九淵獨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

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
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
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考
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未欵承足下之教，然
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嘗

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鷺湖。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鷺湖之同？遂與九淵論議辨折。九齡有詩云：孩提知愛長。

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九淵白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鷺湖祖謙始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舉詩纔四句，熹顧祖謙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九淵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堦草。廟欽斯。

人千古不磨心。云云熹不懌，翌日熹議論數十折九淵悉破其說。祖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熹所尼。朱以陸之教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九淵

更欲與熹辯。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淳

熙八年，朱南康守九淵往訪熹，與泛舟而樂。曰

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元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史浩薦九淵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淵既歸學者輻輳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每詣城邑環坐常數百人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

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者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熹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辯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九淵。熹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除知荆門軍，郡有追逮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旣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

廬其俗嘗夜與僚屬偕坐吏自有老者訢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允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乃修築子城二旬而就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

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卒年五十四謚文安二子持之循之門人楊簡主富陽簿時九淵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九淵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者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九淵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

故簡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
荅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常平使者
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遂知樂平縣簡
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紹興五年召爲國
子博士會逐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上
書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
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

温州有私鹺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
及水砦兵捕之巡尉初不白郡簡曰是可輕動乎兵
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也應斬卽建
旗立巡尉廷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
數其罪將斬之郡官交進爲請久乃得釋遂奏罷分
司遷駕部員外郎兼寶錄院檢討金人大饑來歸者
日以千萬邊吏臨淮水迎射之簡曰得土地易得人
心難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
殺之蘄脫歿乃速得歿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卽

日上奏不報會有疾請去提舉鴻慶宮寶慶元年卒
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

○吳澄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
其家隣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人
而澄生澄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
之澄乃俟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侍御史程鉅夫奉
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
元明善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

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而澄卒年八十五諡文正澄嘗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

者各務所長奮迅馳騫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
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
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
之士多出其門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
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興始與孟氏爲
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
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
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
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

說兩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形賢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澄

德業儒臣後論

李生曰聖人之學無爲而成者也然今之言無爲者
不過曰無心焉耳夫旣謂之心矣何可言無也旣謂
之爲矣又安有無心之爲乎農無心則田必蕪工無
心則器必窳學者無心則業必廢無心安可得也解
者又曰所謂無心者無私心耳非真無心也夫私者
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
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
積倉之獲而後治家必力爲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

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召之必
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雖有孔子之
聖苟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日安其身於
魯也決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
說也然則爲無私之說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見但
令隔壁好聽不管脚根虛實無益於事祇亂聰耳不
足采也故繼此而董仲舒有正義明道之訓焉張敬
夫有聖學無所爲而爲之論焉夫欲正義是利之也
若不謀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則吾之功畢矣若不

計功道又何時而可明也。今日聖學無所爲，既無
爲矣。又何以爲聖爲乎？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言
先其難者，其後當自獲。非謂全不求獲，全無所爲，而
率爾冒爲之也。此孔子所以責夫言不顧行而欲先
行其言者。以此蓋先行其言，則自無不根之言。由此
觀之，以無心及無私心尚論無爲之學者，皆不根之
論。未嘗先行之故耳。吾以爲義皇以前未暇論矣。自
舜以下，要皆有爲之聖人也。太公之富強，周公之禮
樂，注措雖異，有爲均也。孔子夢寐周公，故相魯三月。

而禮教大行。雖非黃唐以前之無爲。獨非大聖人之所作爲歟。安在乎。必於無爲而後可耶。但學者不知如何爲。有爲。又如。何爲。無爲耳。是故徃徃以大有爲之資。而不肯自竭其力。反慮人之疑其爲富強功利也。或真得無爲之旨。又不能堅忍不用之術。輒爲有爲之業。所忻艷焉。以故學不成。章無由而達。志不歸一。終難成事。則自漢文。漢武而後。大抵如此矣。夫漢文無爲之聖人也。自以其身同於含哺鼓腹之民。而以其可爲必爲者。以付景武。雖語之有爲。如風過耳。

然則賈生雖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何益乎故使
長孺而當孝文之世則清淨寡欲固魚水之歌也
賈生生孝武之朝則三表五餌之策朝進而夕拜爵
矣何者孝武帝乃大有爲之聖人也當其時拓地幾
二萬餘里視漢高所遺不啻倍之雖民勞財傷騷然
稱費精力亦幾竭矣然歷昭宣以及元成哀平百二
十餘年邊城不閉兵車不用雖抱孺子於天下之上
而單于且稽顙來朝矣蓋至於易姓更主而百姓猶
案堵如故者然後知其爲孝武之賜而不自知也截

長補短其利百培有爲之功業亦大矣而又何用相
羨乎然則今者人人固自有一段光明俊偉之業也
第牽於意見狃於成說必欲補綴傳會勉強湊合以
求萬全免譏毀是以終於無成有爲無爲皆不可焉
耳。

藏書儒臣傳目錄卷二十五之二十七

○行業儒臣

申屠嘉

蕭望之

孔霸孔光

王嘉

第五倫

宋弘

袁安

黃瓊

○楊震奇秉賜彪等○附蔡謨高頴

○王珪魏徵

宋璟○附魏元忠韓休

楊綰○附韋貫之

儒臣傳

目錄卷二十五之二十七

一

陸贄

裴迥

李絳

李昉

錢若水

杜衍

張方平

司馬光

范仲淹

○別見

呂公著

呂大防

范鎮

范祖禹

鄒浩

呂大臨

陳師道

張浚
張拭

楊萬里

陸九齡

趙汝愚○附傳

陳俊卿

真德秀

廉希憲

姚樞

虞集